

# 三彩风·文苑

## 路遇薰衣草

□梁晓辉

## 享受九月

□卫宣利

一直喜欢九月。只看这两个字,就觉得旖旎多姿,像温润而风情万种的女子,长袖舞起,回眸一笑,她绚烂到任性的颜色,她柔软而热烈的气息,她清冽芬芳的味道,便弥漫于你的心间,再难抹去。

一进入九月,便感觉什么东西都不一样了。夏天里低垂压抑的天幕,像忽然被时间之手推了一把,一下子弹得十分高远。轻巧软薄的白云在蔚蓝的天幕上散漫地游移着,太阳也收敛了逼人的光芒,像是陷入初恋的娇羞女子,在云端含羞带俏地微笑着,只把嫣红柔软的光线从树的缝隙里漏下来,在小路上洒下稀疏的光斑。风也干净清爽起来,在衣裳和发梢上流连,把夏日里积攒的沉闷一点点地吹走了,人便觉得神清气爽。

九月,就这样不疾不徐地来了。上学的孩子,穿着干净的校服,快活地走在林荫道上,他们亲密地挽着小手,叽叽喳喳地讨论着,要送给老师礼物。也许是一朵纸折的百合,也许是一张亲手绘制的卡片,虽然简单,却不轻微,因为里面满满地浸润着一份感谢师恩的情谊。

送走了孩子,主妇们便忙碌起来。房前屋后,谁家的棉被在阳光下晒着,金黄、大红、水绿,像晒着花团锦簇的好日子。厨房里也紧锣密鼓地拉开场子,中秋家宴的菜该准备了。葡萄美酒一定要自己亲酿的滋味才更美。月饼当然是要做的,孩子爱吃绿茶馅儿的,爱人喜欢五仁馅儿的,父母要吃无糖的……月圆之夜,看着最亲的人都在身边,欢笑或者嬉闹,就觉得这日子真是花好月圆得叫人满心欢喜。

九月是香的。葡萄紫了,石榴红了,梨子黄了,空气里弥漫着水果的香甜。还有桂花,米粒一样的小黄花,却蕴藏着浓郁丰满的香,香得泼辣,香得忘我。路边的菊花恣意地开着,仿佛是谁毛手毛脚地撞倒了盛放颜料的坛子,于是泼泼洒洒,亮黄,晶紫,墨绿,玫红,雪白……

九月,我喜欢的两个节气都在这里,白露和秋分。白天的阳光还是那么灿烂温暖,但夜已经有了些微的寒意。晨起散步,蓦然低头,一地的碎钻流动着,在晨阳下熠熠闪光。俯下身去,脚边的草尖上,一株一株都骄傲地顶着晶莹剔透的露珠,一地不起眼的草,仿佛穿了水晶鞋的灰姑娘,个个光芒四射。于是我知道,白露来了。至秋分,秋色已过半场,心里会有莫名的惆怅,这挽不住的时光啊,再美的季节,也会被时间抛下。

但也还有期待,因为来年还有一个九月,等着我,也等着你。

从伏牛山归来,车盘旋于山路间,我们偶遇了薰衣草花田。那紫,美得惊心动魄,轻轻柔柔,漫山遍野,花气袭人。近看,花田里并不全是薰衣草,有一种花是紫色的药材,于清风岭上,白云堆里,绿山野中,优雅而性感地开着。

停车徜徉于花海田间,我觉得心和时光都安静下来了。风吹过,看花儿微微地晃动,看蝴蝶慢慢地飞舞,看薄雾轻轻地飘散,做一个雾里看花人,这是视觉的一次艳遇。

没有哪一种紫会比薰衣草更接近完美,那种紫与蓝的神秘契合,以浪漫为基调,呈现出柔情似水的格调,把紫色流淌成河,使人想融入那紫色田园,永远定格为一幅油画。

想去看薰衣草,已经很多年了,最早是从看电影《薰衣草》开始的。我想坐飞机飘洋过海,到凡·高住过的阳光更明亮空气更清新的地方,去看看天堂普罗旺斯的真实模样。

凡·高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写道:“调色板上满是色彩:天蓝,橘黄,玫瑰,朱砂,明黄,明绿,紫色以及微微泛光的深红。然后将所有的颜色混合到一起,我成功地发现,一种安宁,一种协调。”那便是普罗旺斯的颜色,而薰衣草的紫是最浪漫的一种。曾经深深期待有一天,会在深邃的蓝天下,看那一垄垄蓝紫的薰衣草永远妖娆盛开。远方,是一排排胡杨的明黄,与天地一起,寂静地独享着世外时光。

没想到一次偶遇,竟然帮我圆了这个梦。高山之侧,薰衣草花事未了,或许是山高林深,气温较低的缘故。花田之侧就是农家,门前有小小竹林,有竹亭一座,亭下有小河一条,河中养大鱼数尾,悠游自得。门侧有丝瓜和大南瓜挂在墙上,菜地里番茄红着脸躲在枝叶下,花池里金黄的雏菊和紫红的八月菊开得正好。

读庾信《小园赋》,读到“一寸二

寸之鱼,三竿两竿之竹”,便觉山也朗润,水也清和。胸间蓄水,心底植竹。遥想,鱼衔花影去,风送竹响来。读书,喝酒,有风邀风,有月邀月。那时的他,当然不懂薰衣草,不知在这个有薰衣草花田的园子里,对月吟花事,做个和风追梦人,更有一种迷人的风情。

想来,年少时喜欢薰衣草,是因为它的花语是“等待爱情的奇迹”,以为靠近薰衣草能让人得到爱情;中年时喜欢它,是因为它的纯粹和味道,喜欢让薰衣草的精油渗透身体,让薰衣草的香气弥漫在衣领和袖口。或者,用风干的薰衣草当书签,整本书都会生动有味起来。

走在陌生的路上,看陌生的风景,偶遇了薰衣草,得享一段轻松愉悦的时光,等于圆了一个梦。此后,将此花田珍藏袖间,走时,揣着,睡时,枕着。因为,遇见它,即使在平凡的地方,我也是幸福的。



(资料图片)

## 池塘月夜

□李捷

我常与友人开玩笑,说孟浩然的诗句“山光忽西落,池月渐东上”,是写我老家的,因为我家祖屋就在山坳中一个大池塘边。

孩提时,故乡仲夏的池塘月夜凉爽、朦胧,充满诗意,十分迷人。每当“暮从碧山下,山月随人归”,无垠的清光便如水银泻地,将屋舍、山岩、田野、池塘全都笼上一层柔滑的薄纱,加上岸边水汽氤氲,更添美感。

月有微黄篱无影,池塘边的菜园子变得“矜持”起来,豆角架、黄瓜架上的花儿只是默默举着小喇叭,架间陌上的蔷薇、牵牛、丁香也都悄悄开着,很低调,不张扬。只有当池风习习时,淡紫、粉白、灰绿、明黄等色彩摇曳着,滑落的露水显出珠

光宝气,才暴露了它们高贵的身份,引来数只蛱蝶追捧。

池塘水草丰茂,鱼儿成群,于是,月夜抓鱼成了我们的爱好。“月上柳梢头”时,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就会“人约黄昏后”,各人扛、搬、拎着网、桶、盆等,蹦蹦跳跳来到岸边。也不用分工,几个年纪大的负责撒网,用竹竿架牢网的四角,然后大家像特务一般潜伏在岸边草丛里,屏住呼吸,静等收网。清光皎皎,水边草木萋萋,池塘中月影如玉,继而起了凉风,月影随着涟漪变幻成银片、鱼鳞、琉璃,看得人神智迷离……猛然间,领头的大堂哥大叫一声:“收哟!”大伙儿立即冲上去,七手八脚拉网,只见哗啦啦滴水的网内银光闪闪,各种鱼虾弯

身如满弓,上下左右疯狂跳跃,力气小的几个娃儿差点儿抓不住竹竿。若遇上运气好,我们每人能分上七八条好鱼呢!

当然,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,放了几次网收获甚微,有好几回我在岸上睡着了。天如水,月如钩,风儿似母亲温暖的手,迷迷糊糊间我听到伙伴们散去脚步声,草动虫鸣,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”,仿佛整个身心都与天地融为一体。

离乡多年了,虽也明白“明月何曾是两乡”的道理,但我还是执拗地认为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池塘月夜留下了太多美好的故事。正是:堪堪处,最好是,一川池月光流情。